



莊子註疏

十一

服部文庫
イ 17
2074
11



217
2074
11

莊子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郭象注

孔子遊乎緇惟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

弦歌鼓琴奏曲未半疏奏黑也居父游行天下讀講詩書時於江濱休息林籟其林鬱

茂蔽日陰沉布業垂條又如惟幕謂之緇惟之林也壇

澤中之高外也其処多杏故謂之杏壇也琴者和也可

以和心養性故奏之也 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鬢眉交白被髮揄袂

行原以上拒陸而止左手扞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疏

漁父越相范蠡也輔佐越王勾踐平吳事訖乃乘扁舟游三江五湖變易姓名号曰漁父即屈原所逢者也既

而汎海至齊号曰鷓夷子至魯号曰白珪先生至陶号曰朱公賁迹韜光隨時變化仍遺大夫種書云榆揮也襖袖也原高平也牀至也鬢眉交白壽者之容散髮無冠野人之自於是遙望平原以手揮袂至于高陸維舟而止拓頤抱膝以聽琴歌也

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詢問仲丘是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何爵命之人

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問其氏族疏答云是魯國賢人君子也

客曰孔氏者何治者也又問孔氏以何子路未應子法術修理其身

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礼樂選人倫士

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

治也疏率性謙和服行聖迹修飾礼樂簡選人倫忠誠事君化物齊等將欲利群品此孔氏之心乎

又問曰有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

非也疏為是有茅土五等之君為是王侯輔佐卿相乎皆答云非也客乃笑而還行

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

遠哉其分於道也疏夫勞苦心形危志真性偏行仁愛者去本迢邐而分離於玄道也是

以嗤笑徘徊鳴呼歎之也子貢還報孔子云云推琴而起曰其聖人

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子

還嚮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疏挈橈也反走前進是度敬之客也

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

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卒相立也疏曩向

也緒言餘論也卒終也相助也向者先生有清言餘論丘不敏未識所由之故竊聽下風度義警歎卒用此言

助丘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不逮

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

心疏嘻笑聲也丘少年已來修學仁義逮乎著文未聞至道所以恭謹更格虛心矣客曰同類

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叙吾之所有而經于

之所疏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布自然之理也固其然乎是以滄海大賢宣左至聖賢聖相感斯同聲

相應也故捨叙吾之所有方外之道徑管子之所以方內之教也子之所以者人事也

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

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責乃無所陵疏陵亦亂也夫

倫之事抑乃多端切要而言無過此四者若四者守位乃政治盛美若上下相冒則亂莫大焉是以百官各司其職庶人自憂其務不相

陵亂斯不易也道者也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

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疏田畝荒蕪屋室漏露追徵

賦稅不相係屬妻妾既共尊卑長幼曾無次序庶人之憂患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

不清白群下荒息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疏

職任不勝物務不理百姓荒
亂四民不勤太丈之憂也
朝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平

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疏

陪臣不忠苞茅不貢春秋盟
會落朋倫之後五等之憂也
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

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札樂不節財用窮

匱人倫不飾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疏
攘除也陰陽不調四

時愆叙兵戈荐起萬物
太傷三公九卿之憂也
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

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札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

亦泰多事乎疏
上非天子諸侯下非宰輔卿相而擅修飾札樂選擇人倫教化蒼生正齊群物

乃是多事
之人也
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妄

而事謂之愆疏
愆監也非是已復而強知之謂之叨監也
莫之顧而進之謂

之佞疏
強進忠言人不來顧謂之佞也
希意導言謂之諂疏
希望前人意氣而導

達其言
斯謂人
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疏
謂苟順物不簡是非謂之諛也
好言

人之惡謂之諛疏
聞人之過好揚敗之
折交離親謂之賊疏
人有親情

交故輒欲離而
折之斯賊害也
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匿疏
與已親者雖惡

而譽與已疏者雖善而毀以斯作詐
偽好敗傷人可謂姦愚之人也
不擇善否兩容顏

適偷按其所欲謂之險疏
否惡也善惡二邊兩皆容納和顏悅色偷按其意之所欲

隨而倭之斯此八疵者外以亂入內以傷身君子不交

險諛之人也外則感亂於百姓內則敗於一身是以所

明君不臣疏君子不與為友朋明君不將為臣佐也

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疏伺

安危經營大事變改之際建

立功名謂叨監之人也專知擅復入自用謂之

貪疏事已獨擅自用見過不更聞諫愈其謂之很疏有

不改聞諫旅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

於疏物同乎已雖惡而善物異乎此四患也能去八疵

無行四患而始可教而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

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不知所

失而離此四謗者何疏愀然慙疎負也離遭也丘無罪

此客悽然變容曰其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

去之走者果畢定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

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

靜以息迹愚亦其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運

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哀之節而幾於

不免矣疏甫得仁義之間以招門徒伺察同異之際以

候機宜觀運靜之變掩其繞倖適受與之度

至者切名理好惡之情而是非堅執和喜怒之節用為達道以已誨人矜矯天性近於不免也謹修而

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疏謹慎形本修守真性所有

功名還飯人物則物我俱全故無患累也今不修之身而未之人不亦外乎

疏不能修其身而未之他人者豈非疏外乎孔子愀然疏自疎也曰請問何謂

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連人疏夫真者不

偽精者不雜誠者不矯也故矯情偽性者不能連於人也故疆哭者雖悲不哀強怒

者雖敬不威疆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

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運於外是所以貴

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

歡樂處喪則悲哀疏夫道無不在所在皆通故於施於人倫有此四事之義以列下文忠貞

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

之美無二其迹矣疏貞者事之幹也故以功績為主飲酒陶蕩性情故以樂為主是以功在其美故

不可一其哀迹也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

矣處喪以哀無問其札矣疏此覆叙前四義者也札者世俗之所

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疏節文之札世俗為之

真實之性稟乎天素自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疏然而然故不可改易也

法效自然實貴真道故不拘束於俗禮也愚者及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

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疏血憂也祿祿貴自也愚迷之人反於

聖行不能法自然而造適貴道德而逍遙而憂慮滯於貴中塵而迂貨狗物無厭故心恒不足也

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疏惜孔子之雄等久迷

情於聖迹耽耽人間之浮偽不早聞於玄道孔子再拜而起曰今者立得遇也

若天幸然先生不為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

所在請曰受業而卒學大道疏居父喜歡自嗟慶幸得逢海父欣若登天必其

不耻割誨尋當服勤驅役度為門人客曰吾聞之可與往

者與之至珍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

乃無咎疏從迷適悟為往也妙道真本也知分別也若逢上知之土可與言於妙本若遇下根之人

不可語其玄極觀機止照方乃無疵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

而去延緣葦間疏戒約孔子令其勉勵延緣止葦葦葦之間重言去子子感勸訓勗也顏

淵還軍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擊音而後

敢乘疏仲尼既見異人告以至道故仰之彌甚喜懼交懷閉人授綏於不顧盼船遠波定不聞撓擊音方

取乘軍子路旁軍而問曰出得為後父矣未嘗見夫子遇

入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

伉^{カク}札^カ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カク}傘^{カク}逆立而夫子曲^{カク}

要^{ヨウ}磬折^{セツ}言^{ゴン}無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

父何以得此乎^{カク}疏^{カク}天子萬乘諸侯千乘伉對也分列庭

中相對設禮位望相似無階陛也仲

丘遇天子諸侯尚懷悟傲一逢漁父盡^{カク}禮^{カク}曲^{カク}腰^{カク}所^{カク}受^{カク}言^{カク}

詞必拜而應漁父威嚴遂至於此孔子重^{カク}方^{カク}外^{カク}之^{カク}道^{カク}子

路是方內之人故致^{カク}驚^{カク}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

化也甚於杜義有間矣而僕鄙之心至今未去疏^{カク}甚著

禮義^{カク}時間固父嗟之鄙^{カク}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

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

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

疏^{カク}召由令前示其進趨夫遇長老不敬則失於禮儀見

可貴不尊則心無仁愛若非至德之人則不能使人

謙下謙下或不精誠則不造於玄極不仁^{カク}且道者萬物

之所由也廢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カク}夏^{カク}逆^{カク}之^{カク}則^{カク}敗^{カク}順

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捨道可謂有

矣吾敢不敬乎^{カク}此篇言無江海而間者能下江海之士

將周流六虛旁通無外變動之類威得盡其^{カク}疏^{カク}由從也

所懷而窮理致命固所以為至人之道也^{カク}度^{カク}衆^{カク}也

曹淵父既其懷道
孔子何能不敬邪

莊子雜篇漁父卷第三十一

莊子雜篇列御寇三十二

郭象注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疏

伯昏楚之賢士
号曰伯昏瞀人

隱者徒也御寇既師蘊子又夏伯昏方欲適齊行
於化道自驚馬行淺中路而還適逢務人問其所以伯昏

瞀人曰奚方而反疏

方道也奚何也汝行何道欲往
何方問其所由中塗反意也曰

吾驚焉疏

自覺已非驚懼而
反此畧答前問意

曰思乎驚疏

車問御寇於
何竟迹而起

敬馬曰吾嘗食於十漿

賣漿水之家而五漿先饋

言其
敬已疏饋遺也

有十家賣漿飲也列子因行渴於逆旅十家賣食而五
家先遺觀其容顏道起驚心未能冥混是以驚懼也

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更問驚由曰夫內

誠不解外自矜疏自覺內心實智未能懸解形謀成光

舉動便僻而其內實不以外鎮人心定以服物疏謀便僻貞也鎮

動成光華用此若鎮物由平內實則使使人輕乎貴老入貴老之情篤之

而整其所患言以羨形動物疏整亂也未能混俗同塵

於已而輕老人良則所患亂生也而為物標的使以敬貴

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權輕利薄可而况於

萬乘之王平疏特猶獨也贏利也夫賣漿之人獨有義

薄權亦非重尚能敬已竟定歎漿況在身勞於國而知

君主權尚利厚奔馳尊貴不亦宜乎人者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疏

位總萬機威跨四海故躬疲倦於邦國心盡慮於世事

則思賢若渴以代已勞心將任我以物務而驗我以功

績殉外喪內遂偽志真汝能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疏觀察

驚之所由具陳如是也已身審知得喪嘉汝處已人將保汝矣苟不遺形則所

其自覺故歎善哉在見保保者聚守之疏保守也汝安外已身不能忘我獨顯形無幾何

謂也德為物所取問人請益聚守之矣而往則戶外之履滿矣疏無幾何謂無多時也俄頃之

履戶外既足外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數杖履之平願立

堂請此者多矣

其有間不言而出疏敦立也以其共願聽其言實者以

告列于列子提履既而走陸辛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

藥乎疏實者謂通賓客人也御冠聞其師立久不言而

及高人既來度蒙鍼艾不掌開發藥石遺棄而還誠心飢渴有此因請也曰已矣吾固告

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疏已止也於我已於先固告

物所皈依今果見汝門人滿室吾昔語汝諒非虛言宜止所請無勞辭費也非汝能使人保

汝而汝不能使無保汝也任乎而化則無感無求疏顯

於外焉故為人保之未能無感無求乃不相保焉而焉用之感豫出真也先物

惠不自彼豫出則異也疏而汝也焉何也夫物我兩忘亦何須物

異端先來感已必有機來感而後應不於豫出施惠必將有感則疏與本性動也

搖動也固有感迫而後起率其本性與汝遊者又莫汝

告也彼所小言盡人素也細巧入人疏共汝同游行解

細巧之言佞媚於人盡為為小言疏相類唯夏淳弁

鳩毒誰能且道以告汝也孰誰莫覺莫悟何相孰也疏也彼

此迷塗無能覺無能覺何誰獨覺以相告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

未飽食而遨遊沉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夫無其

聖人耳過此以下至於昆虫末有自忘其能而任衆人者也疏夫物未嘗為無用憂

唯聖人沈然無係泊亦忘心辟彼虜舟任運道遙也鄭人後也呻吟裘氏之地呻吟

吟誄祇三季而後為儒也祇適也呻吟詠誦也裘氏地名

地學問適徑三季而成儒道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疏謂父

母妻族能使弟成於墨教也儒墨相與并其父助翟翟後弟

則憲章文武祖述堯舜其固各好多言墨乃尊於禹道勤儉好施儒墨塗別志尚不同各執是非互相爭并父

黨承兒遂助於翟矣十季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

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柏之實

矣緩怨其父之助弟故感激自殺死而見夢謂已既能自化為儒又化弟令墨弟由已化而

不能順已已以良師而便死死疏闔何不也秋柏動

精誠云至故死為秋柏之實也木也父既助翟而

後恨之經由十年感激自殺仍見夢於父以申言云使汝子為墨者我云功九也何不有視我為

賢良之師而更明助弟我怨恨之甚化為異物秋柏子實生於墓上亦有作壞字者壞亦冢也

云汝何不看我冢上已化為為秋柏之木而生實也夫造物者之報人

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自此以下莊子

功為報報其性不報其為也然則疏造物者

學習之功成性而已豈重之哉疏自然之

洪鑪也而造物者無物也能造化萬物故謂之造物也夫物之智能稟乎造化非由從師而學

成也故假於學習輔道自然報其天性不報人功也是知翟有學性不從後得後言我教不亦

謬ラ彼故使彼ニ彼有彼性故ニ疏ニ彼翟先者有墨性故成墨若ハ乎ハ率性素無學終不成也豈唯ハ

墨翟ハ庶庶ハ夫人豈為身異於人而異其親ニ言緩自義其無謂ハ物皆然ハ夫入以已為身異於人而異其親ニ已能有積學之功ハ

不知其性之自然也夫有以賤物者不避其ハ疏ニ言緩ハ親也無其身以平性者貴賤不失其倫也ハ疏ニ言緩ハ於已有學植之功異於常人故輕賤其ハ

親而汝交於人之述滯而至斯乎ハ齊人之并飲者ハ相粹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ハ夫穿井所以通泉也吟味ハ

穿無性則無所詠而世皆窻其泉性云自然ハ疏ニ夫士下ハ徒識穿詠之末功曰欲矜而有之ハ不亦妄乎ハ疏ニ有泉入ハ

各有性天也穿之成井學以成術者人也嗟乎世人逆ハ妄之甚徒知穿學之未竟不悟泉往之自然而矜之以ハ

為已功者故世皆緩之流也齊人穿鑿得井行李汲ハ而飲之井主護水掩頭而休莊生聞之故引為喻ハ自ハ

是有德者不知也而有道者乎ハ觀後之謬以為學文故任ハ其自余而知故無為其間ハ

也ハ疏ニ觀後之迷以為已誠有德之人從是之後忘ハ疏ニ知造物不復自矜况体道之人豈視其功耶ハ古者謂之道天ハ

之刑ハ仍自然之能以為已功者ハ疏ニ不知物性自余矜為已功者逃ハ逃天者也故刑戮及之ハ疏ニ逃天然之理也既乖造化故刑ハ

戮及ハ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ハ也ハ疏ニ夫聖人無安無不安ハ也ハ疏ニ安任也任群生之性不引物從己性ハ

之無者不強安之故之所以為聖人也ハ眾人安其所不安不安ハ其所安ハ所安相與異故ハ疏ニ學已既不能安其所不安也ハ不非ハ

予自知道易勿言難疏ハ玄道宜冥言像斯絕ハ知而不言ハ運知則易忘ハ言實難ハ知而不言ハ

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入也疏ハ妙悟玄道無法可ハ言故請於自然之ハ

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入也疏ハ妙悟玄道無法可ハ言故請於自然之ハ

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入也疏ハ妙悟玄道無法可ハ言故請於自然之ハ

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入也疏ハ妙悟玄道無法可ハ言故請於自然之ハ

境雖知至極而猶存言非斯未離於俗矣古之人天而不入知雖至天地未嘗開言以引物

也應其至復古真人知道之士朱泚漫學屠龍於爰分而已疏天然淳素無復人情

離益彈千金之家三季枝成而無所用其巧性無貴於

遠姓朱名泚漫姓支南名益彈蓋也整千金之產學巧後龍之術伏膺二山其道方成枝雖巧妙卒為無

用屠龍之爰於世稍飾欲明處涉人聖人以必不必故

間貴在適中苟不當機雖大無益理雖必然猶不必之疏毒道之士隨逐物情理雖

無兵期至順矣兵其安有疏必然猶不固執故無交爭

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其所見則乖逆生也疏庸庶之類妄為封執理不必必順於兵故行有求物各

則足足心有貪求故任兵恃之則亡不得已而用之

則無求於執固之情也兵恃之則亡以恬淡為上者

未之不能大順群命而好乖逆小夫之知不離苞苴亡也物情者則死亡吾寶也

筭牘苞苴以遺筭牘以疏小夫猶匹夫也苞苴香

芳草以相贈折簡牘以相問者斯蓋俗中細粉固非丈夫之所忍為散精神乎寒淺於

小務所好為遺問殉於小務可謂勞精神而欲兼濟得者淺疏於暇寒淺薄事不能遊慮涉遠矣

導物太一形塵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少

之知而欲兼濟導物經塵涉遠志大疏以寒淺之智而神敬形為之累則迷惑而失致矣疏欲兼濟群物導

連群生望得虛空其形合太一之玄道者終不可也此人連於在今形累於六合何能知太初之妙理耶

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其瞑乎無何有之鄉始無

妙本也無何有之鄉道境也至德之人動而常寂雖徒蕪濟道物而神凝無始故和光混俗而恒寂道鄉

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泊然無為而疏無以順物如水任其天行也

不守形迹云不離本故雖應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

而不知太寧而不知太寧任性太寧而至苟直簡牘何異毫毛如斯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運智謀可悲歎精神淺薄詎知平至寂之道邪

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疏姓曹名商宋人也為宋偃王使

秦應對得所秦王多之秦應對得所秦王多之及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

巷困窘織履槁項黃臍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

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疏窘急也言貧窮困急也履以自供頸枯槁而顛

頰面黃瘦而臍屬富介之際是商之所短也一使強秦遂使秦王驚悟遺車百乘者是商之智數長也以此自

多於矣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瘻者得車一乘

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

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車故高遠恬淡者遺宋也

疏癰瘰熱毒腫也痔下漏病也莊子風神俊悟志尚清遠既而縱此奇弁以挫曹商故郭注曰文章下然後

功高功高然後祿車故高遠恬淡者遺宋也魯哀公問乎顏闔曰吾以仲尼

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其真乎無何有之鄉疏始無

妙本也無何有之鄉道境也至德之人動而常寂雖水徒蕭濟道物而神凝無始故和光混俗而恒震道鄉

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泊然無為而疏無以順物如水任其天行也疏流行隨時適變

不守形迹云不離本故雖應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為知

所得者而不知太寧任性太寧而不至也疏任性太寧而至苞苴簡牘何異毫毛如斯

運智深可悲歎精神淺薄詎知平至寂之道邪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

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疏姓曹名商宋人也為宋偃王使

秦應對得財秦王喜之及於宋見莊子曰丈夫處窮閭阨

巷困窘織履槁項黃臍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

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疏窘急也言貧窮困急織履以自供頸枯槁而顛

頰面黃瘦而臍屬當命之際是商之所短也一使強秦

遂使秦王驚悟遺車百乘者是商之智數長也以此自

多於秦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瘻者得車一乘

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

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車故高遠恬淡者遺榮也

疏癰瘰熱毒腫也痔下漏病也莊子風神俊悟志尚清遠既而縱此奇弁以挫曹商故郭注曰丈夫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車故高遠恬淡者遺榮也魯哀公問乎顏闔曰吾以仲尼

為貞幹國其有瘳乎言仲尼有忠貞幹濟之德故命為卿相曾邦乱病度瘳也

曰殆哉叔季仲尼叔季也夫至人以民靜為安今一為義而圖盡其毛彩百姓既危至人亦無以為安也

方且飾羽而畫凡言方且皆謂後世也

從事華辭以文為旨將令後世之從事者無實而意趣橫

不信後世人君將慕仲尼之遐軌而遂忍性

而不知自矯偽以臨民上下相習遂不自知也

忍性以視民而不知君慕仲尼遐軌安忍矯偽情性用之臨人上下相習矯偽熙熙而不知己無信實也以莖偽之迹教示蒼生稟秉心正

宰割真性用此居人之上何足稱哉

受乎心宰乎神又何足以上民今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從之而已以

彼且汝乎彼百姓也汝哀公百姓與汝各

予頤與予我也頤養也我與百姓怡養

誤而可矣正不

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謂當

難也治之則偽故

也聖人不治也

疏捨已效物聖人不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布而識之非獨徇萬物也

疏二儀布生萬物豈貴恩也商賈不齒况士君子哉疏支能施而不求報商客尚不齒理况

君子士雖以事夢之神者弗齒不齒以其不忘故心神

忽之此百姓施而不忘未合天道能施思惠於事不

之大情也疏得不齒為責求報心神輕忽不錄百姓

之情也事之為外刑者金與木也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撫楚桎梏為內

刑者動與適也靜而當則疏金斧鉞也木桎梏動宵人

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不由明坦之塗疏宵闇夜也離

聞惑之人罹於憲網身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動而過分則性氣傷

遭枷杻斧鉞之問也於內金木疏若不正分則內結寒夫兇乎外內之刑者

訊於外也暑陰陽殘食之也唯真人能之自非真人未有能止其分者故疏心若死

滑靈府也形同橋木外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

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且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疏人

難知其於山川過於蒼曼厚深之狀列在下文也故有願愿而益有長若不肖

疏愿慤真也不肖不仙也人有形如慤真而有願懷而

達疏懷急也形順躁有堅而縵有緩而鈎言人情負之

疏縵緩也鈎急也自有形如堅固而實故其就義若渴

者其夫義若熟但為難知耳 疏人有就仁義如渴思水

復難知未為無迹未為殊無迹 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

驗心列下文也遠使忠佞斯彰近 煩使之而觀其能疏煩極

觀其敬疏步敬慢立明者也 察其卒問近對觀 急變之期而

彼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疏 其原知也 急變之期而

觀其信疏忽卒與期 變之以財而觀其仁疏仁者不 告

之以危而觀其節疏告危止 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難之

以處而觀其色疏至人酒不能昏法則 九徵至不肖人

得矣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視其所以觀其 疏首九事

人君子厚月深情必無所避也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

循牆而走孰敢不軌言人不敢以不 疏考成也父大也

履正道故號正考父則孔子十代祖宋大夫也士一命

大夫二命卿三命也偃曲循牆並敬容極恭卑退若此

誰敢將不軌之事而侮之也 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

僂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詐而夫謂凡夫也唐謂堯也

父者誰同於疏而夫鄙夫諸父伯叔也凡夫篤荒軒冕

唐許之事也一命則呂鉅夸華再命則播緩作僂三

命善識自高下呼伯叔之名然考夫謙夸各異格賊莫

量勝劣誰同唐堯許由無為禪讓之風哉

天乎德有心有心於為德非真德也夫真德 疏復智勞

音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德也慮有心

為德此賊 害之甚也 而心有眼 率心為德猶之可宜復心 及其有眼也而內

視內視而敗矣 乃欲兼射幽隱以深為 疏 率心為復用心神於眼

致危敗 甚矣 凶德有五中德為首疏 謂心身眼鼻耳也由此五根

主中德為 無心也 何謂中德中德也有以自好也而此其所不為者

也 此些也夫自是而非彼則攻之者非二故為凶首也若中無

皆思奉 此些也 用心中所好者自以為是不同已為 窮有八

極達有二必形有六府疏 六府也具列下文矣 表髮無長

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曰以是窮 窮於受役也然天

而恒以所 疏 義姿媚也鬚髮也長高也大相人也壯多力麗好華

窮困 緣循優使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 優使不能俯執者也

困畏怯弱者此三者既不以事 疏 循順也緣物順他不能自立也優

見任乃將接佐之故必達也 疏 使仰首不能俯執也因畏困苦

懼也有此三事不知 疏 通外則以無屋 疏 自持智慧

恒人所不通達也 疏 知惠外通 疏 傷其內也 疏 報物外通

塵境 勇勤多恐 怯而靜乃 疏 雄健躁擾 天下

也 其愛然愛之則有 疏 仁義則不周必 達生之情者傀 然

不周矣故多責 疏 有多重責也 然 達生之情者傀

大悟解 達於知者肖 散也 疏 達悟之生崖直性虛中傀

之貞也 然懸解無係 達大金者隨 花俱也 疏 相壽考隨而順之

亦不厭其長久以爲勞苦也 達小余者遭每在節節上 疏小余小序也遭遇也

如馮子促齡所遇斯適曾不懷耳介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

驕釋莊子疏錫與也釋後也宋襄王時有庸鎮之人游宋侯說宋王錫車十乘用此驕煙排莊周

於已後自矜物先也 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持葦蕭而食者其子沒

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鑿之夫千金

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遭其睡

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疏葦蕭也蕭蒿也家貧識蘆蒿爲薄實

臣供養銀權也驪黑龍也領下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

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之甚也子能得重者必

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慙粉夫夫取富貴必順乎民望也若挾奇說

乘天衢以嬰人主之心者明君之所不愛也故如有所

譽必有所試於斯民不違僉曰舉之以合萬夫之望者

此三代所以直疏懷忠貞以感入不至者必非常之賞而

道而行之也用老道使其說佞媚君主僥倖於富

貴者故有驕釋之容亦何異遭或聘於莊子疏 寓言不

驪龍睡得珠邪餘詳注意也明聘人

姓氏族故言或也 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疏犧養也君

月養牢祭宗廟曰犧也 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

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余生者畏犧而絆聘觸骸聞生而曠職此死生之情異而各自

當獨子也菽豆也犧養豐贍臨祭日未為孤積不也疏可得也况祿食之人例多夭折嘉道之士方足全生莊子情高笑彼名利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

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

葬且豈不備邪何以加此疏莊子妙達玄道道旅形骸故棺槨天地鑪冶兩儀珠

璣星底變化三景資送備弟子曰吾恐為鳥之食夫子

也莊子曰在上為鳥鳥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

其偏也疏為鳴也門人荷師至深恩也將欲埋葬避其鳥為豈知厚葬還遭螻蟻情好所奪偏私之

人以不平其平也不平以一家之平平萬物未疏無

與奪委在均平此真平也若運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

情慮均平萬物若欲起心已不平也疏聖人無心有感則應

徵應也不回萬物之自應而欲物不能應也明者唯為之使夫執其所見受使疏自炫其

也徵應也於務為物馳使唯任神然後能至順疏神者

何能役人也神者徵之故無往不應者也疏神者

寂然不動能夫明之不勝神也久也明之所及不過於

無不應也遠道幽深皆疏明則有心應務為物馳役神乃無心應

各自得矣格量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者也不亦

可知悲乎夫至順則用發於彼而功藏於物若恃疏夫忘懷

其所見執其自是貪欲入入其功外也疏應物者

為而不恃功成不居愚惑之徒自執其用叨人功績販
入己身雖欲移伐其功外矣迷妄如此深可悲哉

莊子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莊子雜篇天下篇第三十三

郭象注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為其所
有為則

真為也為其真為則
無為矣又何加焉 疏 方道也自軒項以下選于堯舜
之情煩其所為之性住群品之動植曾不
加之於分表是以雖教不教雖為不為矣 古之所謂道

術者果惡乎在疏 上古三皇所行道術隨物任化淳樸
無為此之方法定在何處假設疑問

發明深
理也 曰無字不在疏 若曰無為玄道所在有
之自古及今無處不備 曰神何

由降明何由出 神明由冥感
而後降出 疏 神者妙物之名明者智
周為義若使虛通聖道

今古有之亦何勞彼神人顯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疏夫

茲明智制禮作所以以導物乎疑玄道物感所以誕生聖帝明皆原於一使物各復其

王功成所以降迹豈徒然哉原本也一道也雖復降靈接物混迹

無飾於外期聖疏和光應物不離真常抱一而服本者

也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

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於變化謂

之聖人凡此四名一人耳疏具宗契本謂之自然淳粹

謂之至極以自然為宗上德為本玄道為門觀於機兆隨物變化者謂之聖人已上四人只是一耳隨其切用

故有四以仁為息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然

慈仁謂之君子此四名之粗迹而賢疏布仁惠為恩澤

運節文為行首動樂音以和性慈照光乎九有仁風肩乎八方辟蘭蕙芳馨香氣薰於遐途可謂賢之

法為分以名為表以操為驗以誓為決其教工二三四

是也疏稽考也操執也法定其分名表其實操驗百官

以此相齒以行夏為常疏自堯舜已下置立百官用此

遂以為常所謂彝倫也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疏夫夏之不可廢

之不可廢者衣食也故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失老弱

是以蕃滋生息畜藏儲者皆積養民之法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

備矣古之人即向 疏養老哀窮於孤恤寡 配神明醇天五帝已下備有之焉

地育萬物和天下配合也夫聖帝無心且猶品物故能合神明之妙理同天地之精醇 疏

澤及百姓明於本數本數 係於未度本數 明故

未不本數仁義也未度名法也夫聖心慈育恩覃黎 離度故能明仁義以崇本係法名以救末 疏

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所以 疏闢法也大

則群物精則神智粗則形像通六合以教其明而在數 游法四時而變化隨機運動無所不在也

度者曰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數度而可明者 疏雖多有之已疏外也

史者春秋尚書皆古史也數度者仁義法名等其在於 也古旧相傳顯明在世者史傳書籍多尚有之

詩書札樂者鄒魯之士樞紳先生多能明之能明其迹 耳豈所以

迹鄒邑名也魯國號也樞旁亦掉也紳太帶也先生 哉儒生也言仁義名法布在六經者鄒魯之地儒服 之人能

明之也詩以道志書以導事札以導行樂以導和易以導陰 陽春秋以導名分疏導達也通也夫詩道情志書導世事札導

名分定其 其數散於天下而聚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和而導

皆道古之人陳迹六經之迹散在區中風教所覃不過 耳尚復不能常稱華壤百家諸子依稀五德時復稱說

不能太用其迹而 疏執守陳迹 賢聖不明能明 同也無統故也 故不外乎

天下大亂無統故也 疏故不外乎 賢聖不明能明 其迹

又未疏 道德不一 穿竅 疏法教 天下多得各信其偏見 而不能都舉

疏 字內學子人各帶討 察焉以自好 夫聖人統百姓之本情而曰為之制故

百姓寄情於所統而自忘其好惡故與一世而得滲莫焉 亂則反之人恣其逆好家用典法故國異政家殊俗

疏 不能恬淡忘志而每運心思 譬如耳目鼻口各皆有

所明不能相通疏 夫目能視色不能聽言鼻能聞香不能

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不用 所長不同 疏 夫

經五德百家諸書共於救世各有所長既未 雖然不該

不偏一曲之士也 故未足 疏 雖復各有所長而未能該

帶一曲之非圓 判天地之美拆萬物之理 各用其一曲故折判也

疏 一曲之人各執偏僻雖着方術不能會道故分 察古

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 况一曲 疏 觀

古昔全德之人猶鮮能備兩儀之亨 是故內聖外王之

道聞而不明鬱而不發 全人難 疏 玄聖素王內也飛龍

竟起各私所見是非散亂彼我紛紜遂使 天下之人各

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疏 心之所欲執而為之即此欲心而為萬術一往逐物

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本 太体各

取根抱

則天_二疏_一 幸遇也天地之純無為也古人大朴樸素也地之純_言後世之人屬斯澆季不見無為之道不遇淳樸之世也 道術將為天下裂_{多裂分離也}道術流弊遂各奮

從其上而_裂 疏_{裂分離也} 儒墨名法百家馳騫名私所見性命喪矣_{咸率已情} 道術紛紜更相信譎遂使蒼生措心無所分離物_不 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教

性實此之由也 度_{勤儉則瘁} 疏_{後奢也靡麗也暉明也} 教於後世不諱故不暉也_{奢華物我窮儉未常綺麗既玩物性教}

法不行故於先生典_以 繩墨自矯_{矯厲也} 疏_{矯厲也用行} 孔不得顯明於世也_{勤而儉則財有} 疏_{世急者謂陽九}

勉厲其志行也_而 備世之急_{餘故急有備} 疏_{百六水火之天} 也勤儉節用儲積財物_古 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

以備世之凶急也

滑稽而其風而悅之為之大過已之大循_{不復度也} 疏_{循順也} 之道術禹治洪水勤儉枯槁其迹尚在故言

有在於是者姓禽字滑稽墨翟弟子也墨翟滑稽性好勤儉閱禹風教深悅愛之務為此道勤苦_作 為非樂命

過甚可周己身自順未堪教被於人矣

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焉疏_{非樂節用是墨子二篇} 名也生不歌故非樂死

無服故節用謂無衣衾棺槨_{墨子} 記愛兼利而非鬪_{等資葬之服言其窮儉惜貴也}

夫物不足則以鬪為是今墨子令百姓_疏 普記兼愛利皆勤儉各有餘故以鬪為非也_{益群生使各}

自足故無鬪爭以_其 道不怒_{刻也} 疏_{甚怒於物也} 又鬪爭為之非也

好學而博不異_{既自以為是則欲令萬} 疏_{墨子又好學} 物皆同乎已也_{傳通墳典已}

既勤儉欲先王則恣其群異然後同不與先王謂堯王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 既勤儉欲堯禹湯也

夫五帝三皇慮心順物墨既 豎其古之禮樂札則節文除殺 率人隨已故不與先聖同也 豎其古之禮樂樂則鐘鼓羽毛

嫌其侈靡奢華 黃帝有咸池堯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虘所以毀弃不用

王有辟雍之祭武王周公作大武之樂疏已上是五帝 古之喪

札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

士再重疏自天王已下至于士庶皆有儀 今墨子獨生不歌法志有等級斯古之禮也

死不眠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

以此自行固不愛已物皆以任力稱情為愛今以勤儉為法 而為之太過雖欲饒天下更非所以為

也疏師於禹述勤儉過分上則非於三王下則非於萬 民故生死勤窮不能養於外物形容枯槁未可愛

於已未敗墨子之道 但非疏刑老之意也 雖然歌而歌哭身也

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雖獨成墨而不 疏夫生歌死哭

凶哀吉樂世物之大情今反此故非徒類矣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蔽

蔽無疏蔽無潤也生則勤苦身心死則 使人憂使人悲阻也

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夫聖人之道悅

之所樂則悅悅則疏夫聖人之道得百姓之歡心今乃 天下無難矣使人憂使人悲

不可以救世也 及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祭天下

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王者必合天下之權 疏夫

天下者必須虛心忘己大順群生今乃數皇 王之法及黔首之性其於主物不亦遠乎 墨子述道

曰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

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疏湮塞也昔堯遭洪水命禹治水

以播種 禹親自操耒耜而九雜天下之川疏稟盛土

九穀也 於其舟楫往來九州雜易又解古者字少以滌為盪川

為原几經九度言九雜也又本作鳩 胼無股胫無毛沐

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墨子

徒見禹之形勞耳 疏通導百川安置萬國聞啓之立無

未觀其性之適也 雨而洒髮假疾風而梳頭勤苦執勞形容駁悴遂使胼

胫無肉膝胫無毛禹之道大聖尚自艱辛况我几庸而

不動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跛躄為服日夜

不休以自苦為極謂自苦為 疏衣褐粗衣也木曰跋中

弟子也衣褐跛躄儉也日夜不休力 曰不能如此非禹

之道也不足謂墨非其時而守其 疏墨者禹之陳迹也

禹道者不可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

獲已爾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而不同相謂別

墨必其名守所見則所在無通疏姓相里名勤南方之

故於墨之中又相與別也墨師也苦獲五侯之

屬並是學墨人也譎異也俱誦墨經而更相倍異相呼為別墨以堅自同異之弁相誓

以簡偶不件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巨子最能弁其

訖毀也巨大也獨唱曰解音奇對弁曰偶件倫次也所是以成其行

言鄧陵之徒然導墨術堅執堅白各炫已能合異為同件同為異或獨唱而寡和賓主而往來以有無是非

之弁相毀用無倫次之辭相應勤儉甚者号為聖人爭欲係巨

皆願為之尸尸者主也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交子之業也

疏咸願為師生庶傳美將來對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爭勝負不能決定也

意在不移靡而備世意在不移靡而備世其則非也為之太疏意在救物所以是也

之急斯所以為是過故也疏勤儉太過所以非也

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靡無股脛無手相進而已

矣疏進過也後世学徒執墨陳亂之上也亂莫大於逆

迹精苦自厉意在過人也物而傷性也

治之下也任衆適性為上今疏墨子之道逆物傷性故

也墨反之故為下是治化之下術荒亂之

也上首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之者也為其真好重聖賢

教入將來之不得也無雖枯槁不舍也所以為疏空內好

而已未其輩類竟不能得顛顛如真好也疏儉一人

此終不休廢率性真好非矯為也半士也支非有疏支

也逆物傷性誠非聖賢而德也疏歎

勤儉救世才能之士耳不累於俗不舒於物不苟於

人不伎放衆伎逆疏於俗無惠累於物無短飾於人無

半三明名

蒼生也 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之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

不敦望 以此息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疏每願字內清夷濟活

有餘也 照首物我儉素止分知足以此教述 宋鉞尹文聞其風

清白其心古術有在相傳不替矣 而悅之疏姓宋名鉞姓尹名文並齊宣王時人同游稷

為之名也性與教 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均平

合故聞風悅愛 接萬物以別省為始不欲

其形如削上均平而宋尹立 語心之容命

志清高故為冠以表德之矣 之曰心之行疏命名也發語吐辭每令心容

令相 犯錯疏省區域也始本也置立名教應接 以聊合驩

以調海內強以其道聊令 請欲置之以為主二子請得

以為物 疏聊和也用斯名教和調四海度令同 見侮不

主也 厚其於以流 救民之闕禁致最其救世之戰所謂 疏寢

也防禁攻伐止息于戈意在調和不許戰 以此周行天

闕假合欺侮不以厚意在救世所以然也 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馳而不舍者也聊調之

用斯教述行化九州上說君王下教百姓 故曰上下見

雖復物不取用而強勸喧聒不自廢舍也 厭而強見之也所謂 疏雖復物皆厭賤猶自強見勸化

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不以其自化而強以 疏慰之則其功太重也

夫達道聖賢感而後應先存諸己後存諸人今乃日請勸強勸人被厭不已當身枯槁豈非首為太火乎

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斯明自為先生恐不得飽弟子

雖亂不志天下宋餅尹文稱天下為疏宋尹稱默首為

子先物後已故也坦然之迹意在勤儉置五升之飯為一日之飯唯恐百姓之飢不慮已身之饑不忘天下以此為心勤儉故養蒼生已用

斯作法也蒼生晝夜不怠息矣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

謂民亦當報已也圖傲乎救世之義揮行高疏圖傲高大之良也

濟黎元維未益道可謂救世之人也曰君子不為苛察務寬疏夫賢人君

容也不用取捨之心苟且伺察前物也不以身假物必自出疏立身求

以成名也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所以為救疏

已止也苦心勞形非道並物既無益於宇內明不如止而勿行以禁攻寢兵為外疏為

他外行也以情欲寡淺為內疏為自利其小大精粗其行適

至是而止未能經疏自利利他內外兩行雖復大小名

是而已矣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名自疏公正而不

而無偏私依理斷夫無的主宰所謂法者其在於斯走物而不兩物得所疏意在

無一也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疏用法

不顧前後斷夫正直無所懼慮亦不運知法外謀謨守法而往酷無擇也古之道術有在於

是者疏自五帝已來有以法為政術之彭蒙田駢慎倒

聞其風而悅之疏姓彭名蒙姓田名駢姓慎名倒並齊

風悅愛也法合故聞齋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

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弃之知萬物

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都用疏夫天覆地

能大道包容未嘗弃說故知萬物有可有不可教則不

至任其性道則無遺音矣疏異物不周稟性各異以此

道則物皆自得是故慎倒弃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

於物以為道理泠汰猶棟鍊也息慮弃知而疏泠汰猶棟鍊也息慮弃知而

棟鍊是非泠汰猶棟鍊也息慮弃知而疏泠汰猶棟鍊也息慮弃知而

慎倒守此用為道理謂知力淺薄不知任其自然疏鄰近也夫知則有所

也謂知力淺薄不知任其自然疏鄰近也夫知則有所

復薄知而未能都謂知力淺薄不知任其自然疏鄰近也夫知則有所

忘故猶近傷於理謂知力淺薄不知任其自然疏鄰近也夫知則有所

任而仕眾人各各自謂知力淺薄不知任其自然疏鄰近也夫知則有所

能則無為橫復尚賢也謂知力淺薄不知任其自然疏鄰近也夫知則有所

故笑謂知力淺薄不知任其自然疏鄰近也夫知則有所

之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謂知力淺薄不知任其自然疏鄰近也夫知則有所

仁義之德行志遺陳迹謂知力淺薄不知任其自然疏鄰近也夫知則有所

也。是與非苟可以免疏不固執是非苟且不師知免於當世之害也

慮不知前後不能知其之與非前之與後疏不師其成心不運用

知慮亦不瞻前顧後矯性任性魏然而已矣魏然不

偽情直塞宏綱順物而已獨立疏動之貞推而

也雖復俗風推而後行曳而後往不得已疏推而

緣不得已感而後應非先唱也若飄風之還若落羽之旋若磨石之墜

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疏磨礪也墜轉也如飄風之回若落羽之旋

若礪石之轉三者無心故能全得之是以無是何故疏

非無是無罪無過無情任物故致然也假設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以顯其能

不難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患在於譽疏事物莫不

運用心知沒溺前境今磨礪等行藏任物動靜無心故

恒居效理惠泉斯絕是以終於天余無咎無譽也故

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唯聖人然後能去

故愚知外且貴賤當位賢不肖棄夫塊不芸道知如去

情而云無用賢聖所以為不知道欲令去

塊也亦為凡物云云皆疏貴尚無知情同瓦石無用賢無緣得道道非偏物也聖闇若夜游遂如土塊名為得理慎到之

惑其如斯豪桀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

而至死人之理夫去知任性然後神明洞照所以為賢

死如何豪桀疏文得道賢聖照物無心德合二儀明齊所以笑也

所以笑也三景今乃以土塊為道與死何殊既無

神用非生人之行也。是以英儒瞻聞玄通，豪傑知其乖理，故嗤笑。

疏 不合至道者，適得怪焉。未合至道，故為詭怪。

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得自任，之道也。

疏 田駢慎到，與業彭蒙，縱任教誨，無所教也。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

之是莫之非而已矣。所謂齊萬物以為道。其風戾然，思可言。

疏 窳然，迅速貌也。古昔道人，虛懷忘我，指為天地之

執而言，常久不聚觀。不能大順，群品而每逆之也。

之稱其，而不免於輒斷。雖立法而輒斷，無圭角也。雖復立法施

於非。是也。慎到所謂為道者，非正道也。非也。言為是者，不是也。故不免於罪也。

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道無所不在，而云土塊，乃失道，所以為不知。

心為道而未得，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但不知，彭蒙

雖未休，真而志尚知畧，有梗槩相師。祖皆稟愛，非独臆斷，故嘗有聞之。

粗疏。本無也。物有也。用無為妙。道為精用，有為，亥物為粗。以有精為不足。

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疏。積心常

不足知足止分，故清廉虛澹，絕待獨立而精神，道無不在自古有之也。

而悅之疏。姓尹名，意字公度。周平王時，函谷關令。故為之，關令也。姓李名耳字伯陽外字老聃，即尹

姓尹名意字公度周平王時函谷關令故為之關令也姓李名耳字伯陽外字老聃即尹

意之師老子也師資唱和與理相應故聞無為之風向悅愛之也建之以常無有

所能建建之以常無有有天地以及群物皆各自得而已不

則明有物之自建也兼他師斯非主之以太一邪疏太者廣大之名一者以不二為言

為一故謂之太一也建之言教每以幾常無物為宗悟其指皎以虛通太一為斯主蓋好儉所勞形質未可以

教化人以亦無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勞敗其道術也

實疏表外也以柔弱謙和為推知外行以空惠圓明為實智內德也閔尹曰在己無居

物來則應應而不疏成功弗居推功於物用藏故功隨物去也疏此在己而修其身也形物自著

不自是而委万物疏委在万物不我其功故故物形各自彰著疏代之形性各自彰著也其動若水其靜若

鏡其應若響常無動若流水靜如懸鏡其應和也若水若

虛若橐籥者常全者不疏若也若也亡無也夫知所得也疏道非有非無不若

不濁故聞忽似無休非無也靜者如清也是已同靡清濁和蒼生之表見也遂似以此清虛無為而為德者斯喪道矣

未嘗先入而常隨人疏和而不唱也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

為天下谿知其自守其辱為天下谷物谷自守其分則靜默而已無雄白

也夫雄白者非尚勝自顯者邪尚勝自顯豈非逆知過分以死其生邪故古人不隨無崖之知守其分內而已

故其性全其性全然後能及天下能及天下然後服之如谿疏丈夫英雄俊傑進躁所以夫年雌柔謙下退靜所

辱斯乃學道之枢機故為宇內之谿谷也而谿谷俱是

川壑但谿少而人皆取先已獨取後不與萬物爭鋒然

谷大故重高耳後天下樂推而不

厭故後疏俗人皆尚勝趨先太聖獨謙卑也

其身疏後故道經云後其身而身先故也

曰受天下疏雌辱後下之類疏退居後推身物在

之垢疏皆物之所謂垢疏先斯受垢辱之者

人皆取實疏有之以為利未疏貪資疏守中

知無之以為用疏貨也疏已獨取虛疏待君實疏寂也

藏也故有餘疏付萬物使各自疏藏積知足守介散疏歸然

而有餘疏獨立自足疏巽然獨立之謂也言清廉潔已

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疏且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疏

費損也夫達道之人無近思惠貪苟簡之田立不貨之

間從容閒雅終不損已為於物耳以此為行而養其身

也無為也而笑巧疏巧者有為以傷神壽之自成故無為

為蜘蛛猶能結網則人人自疏率性而動淳朴無為

有所能矣無量員於工能也疏彼俗人機心巧偽也

人皆求福已獨曲全疏委順至理則常全之疏曰苟况於咎

隨物故物不得咎也疏咎福也俗人愚迷所

能慮禍唯太聖虛懷委曲疏為封執俱知求福不

隨物保全生道且免災殃疏以深為根疏理根於太初之極

以約為紀疏去其疏以深玄為德之本根疏曰堅則毀矣疏至

順則雖金石無堅也逆則雖水氣無疏銳則挫矣疏進躁

與也至順則全逆則毀斯正理也疏則挫矣疏無崖

為疏毀損堅剛之行挫止貪銳疏常寬容於物疏各守其介

則自容有疏則自容有

餘不削於人全其性也疏退已謙和故寬容於物知可謂至

極闕尹老子古之大極闕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聖窮微極妙真真疏

合道教則浩蕩而宏博理則廣大而深玄莊子庶幾故有斯嘆也寂漠無形變化無常物

也迹隨物化以無常也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

與任化疏以死生為晝夜故將二儀並也芒乎何之忽

乎何適無意疏委自然而變化隨亡忽而放遊萬物畢

羅莫是以飯故都疏包羅庶物囊括宇內古之道術有

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認悠之說荒唐之言

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不忌欲使

疏謬屈也悠遠也荒唐廣大也恣縱猶放任也觴不偶也

而莊子應世挺生冥契玄道故能致厯遠深宏之說

無涯無諸之談隨時放任而不偏黨和光混俗未嘗觸介也

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

莊語累於形各以莊語為疏莊語猶天言也宇內黔黎

可乎說狂而不信故不乎也疏沉滯聞濁成溺於小井未

不定也曼衍無心也重尊老也寓奇也夫庖滿則傾庖

空則仰故以庖器以况至言而老聃之談体多負家寄

之他人其理深廣鴻蒙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

於萬物其言通至理正疏敖倪猶驕矜也抱真精之筭

死往謙和順物 已無是非放 不譴是非 以與世俗處

固不驕矜 其書雖瓌璋而連叔

於 譴責也是非無主不可窮責 物 疏 故能混世揚波於塵俗也

無傷也 還與物命 疏 環璋宏壯也連叔和混也莊子之

傷 其辭雖參差而詭詭可觀 不唯應當時 疏 參差者或

其言也詭詭猶滑稽也 雖萬言詭良 彼其充實不可以

時代參差而詭詭滑稽甚可觀閱也 已多有也 疏 已止也彼前着書辭清理遠括 上與造物者

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 乘變化而敖遊交 疏 自然而為友故能

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 關開也弘大也閱亦大 疏 也肆也也遂達也言至

本深大 申暢開通真 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 疏 此

莊書雖復詭詭而應幾變 其理不竭其來不駭 疏 也捨

也妙理屈文應無窮竭而梳 芒手味平未之畫者 莊子

來感已終不脫而捨之也 平意說已子說他人無異也案其詳明 疏 芒味猶窈冥

為汪汪然禹亦昌言亦何嫌乎此也 疏 也言莊子之

書窈窕深遠芒味恍惚視聽無 弁若以言象徵求未窮其趣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

車其道年駁其言也不中 疏 外差殊也駁雜糅也

道理殊雜而不純 言 歷物之意 疏 心遊萬物 曰至大無

第七章
明惠子

外謂之大上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疏裏括無外謂之大也入於無間謂之

小也雖復大小異名理故無二故曰一也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疏理既精微

搏之不得妙絕形色何厚之有故不可積而累之天與也非但不有亦乃不無有無相生故大千里也

地卑山與澤平疏夫物情見者則天高而地卑山崇而

一致矣齊物云莫大於秋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疏

睨側視也居西者呼為中東者呼為側則無中側也猶生死也生者以死為死死者以生為死日既中側不殊物亦死

生無異太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疏物情分

同異此小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疏死生交謝

形性不同体理無異此大同異也南方無窮而有窮疏知四方無窮會

形色不盡色形與色相盡也知不窮知物不窮物窮與物相盡也只為無厚故不可積也獨言南方者一隅三

可知今日適越而昔來疏夫以今望昔所以有今以昔望今所以有昔而今自非今何能

有昔昔自非昔豈有今哉既其無昔無今故曰今日適越而昔來可也連環可解也疏環

之相貫貫於空處不貫於環也是以兩環貫空不相涉入各自通轉故可解者也我知天下

之中央燕之比越之南是也疏夫燕越二邦相去迢遞

燕北越南可汜愛萬物天地一体也疏萬物與我為一

為天中者也故汜愛之二儀與我並生故同体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弁者惠施用

一則道理

自以為最觀照天
下曉示舟人也
天下之舟者相與樂之疏
受好既同情性相感

故域中舟士
樂而學之也
卯有毛疏
有無二名咸飯屋寂俗情執見謂卯無毛名謂既空有毛可也

雞三足疏
數之所起自虛從无適有三足斯立是知二三竟無實體故雞之二足可名為三雞足既

然在物可見者也
郢有天下疏
郢楚都也在江陵北七十里支物之所居皆有四方是以燕北

越南可謂天中故楚都於郢
地方千里何妨即天下者邪
大可以為羊疏
名無得物之功物無

應名之實名實不定可呼天為羊鄭人謂王未理者為
璞周人謂隄未脂亦曰璞故形在於物名在於人也

馬有印疏
支胎印濕化人情分別以道觀者未始不同鳥印既有毛獸胎何妨名印也
丁子

有尾疏
楚人呼蝦蟆為丁子也支蝦蟆無尾天下共知此蓋物情非開至理以道觀之者無非無非

無尚得稱無何妨
非有可名尾也
火不熱疏
火熱水冷起自物情物理觀之非冷非熱何者南方

有食火之獸聖人則入水不溺以此而言固非冷熱也
辟杖加於体而痛發於人人痛杖不痛亦猶火加体而熱發於人人熱
出口疏
山本無名山名出自人口在山既尔万法皆然也
輪

火不熱也
不礙地疏
支車之運動輪轉不停前亦以過後塗未至於地也猶肇論云旋風偃岳而常靜江河竟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歷天而不周復何怪哉
目

不見疏
支目之見物必待於緣緣體空故知目不能見之者也
指不至至不絕疏
支長短也而目指得物故至不絕者也
龜長於蛇疏
支長短相形則

無長無短謂蛇長龜短乃是物之帶
情今欲遣此昏迷故云龜長於蛇也
短不方規不可以

為圓疏

支規圓矩方其來久矣而名謂不定方圓無實故不可也

鑿不圍柄疏

鑿者孔也

柄者內孔中之木也然柄入鑿中本穿空處不闕涉故不能固此猶連環可解義也

飛鳥之景未

嘗動也疏

過去已滅未來未至過未之外更無飛時唯鳥與影凝然不動是知世間即体皆空故論云然則西象風馳璇璣電卷得意

毫微雖近不轉所謂物不遷者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

不止之時疏

鏃矢逝也支棧發雖速不離三時無異輪行何殊鳥影既不動鏃矢豈有止有

行亦如利刀割三條絲其中亦有過去未來見在之者也

狗非犬疏

狗之与犬一物兩名名字既空

故狗非犬也狗犬同實異名名實合則彼謂狗此謂犬也名實離則彼謂狗異於犬也墨子曰狗犬也然狗非

也黃馬驪牛二疏

支形非色色乃非形故一馬一牛以之為二豈黃驪之色而可成二曰黃

馬曰驪牛曰黃驪形為二也亦猶一子言為二二子工為三者也

白狗黑疏

支名謂不實形色皆

空欲反執情故

孤駒未嘗有母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方

世不竭疏

榘杖也取折也問曰一尺之杖今朝折半逮手後夕五寸存焉兩日之間每當窮盡此更顯着豈不竭義乎答曰支名以應躡躡以應各故以名求物物不能隱也是以執名責實名曰尺棰每於尺取

何有窮時若於五寸折之使虧名理乃曰半尺豈是一尺之義邪

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弁者之徒疏

姓桓名團姓公孫名龍並趙人

皆弁士也客游平原君之家而公孫龍着守白論見行於世用此上来尺極言更相應和以斯卒出無復窮也

飾人之心易人之意疏

縱茲紘弁取飾人心能勝人之用此雅辭改易人意

能勝人之

口不能服人之心弁者之固也疏

弁過於物故能勝人

服入之心而弁者之徒用為苑囿又解域也惠

施之言未實於理所詮限域莫出於斯者也

以其知與人弁特與天下之弁者為怪此其祗者也疏

特獨也字亦有作將者怪異也祗體也惠子曰用分別

之知共人評弁獨將一已與天地殊異雖復姦狡多端

而本體莫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疏

過於此然猶如此也

亞乎莊生如之口談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惠施存雄而

於衆豈似諸人直弁而已無術疏

其壯者猶南方有荷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

獨壯也獨壯也

陷風雨雷霆之故疏

住在南方姓黃名繚不偶於俗羈

異於人游方之外賢士者也聞惠

施聰弁故來致問問一儀長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

風雨雷霆動靜所發起何端緒對疏

意氣雄俊言弁縱橫是以未辭謝徧為萬物說說

而應機不思慮而對答者也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疏

徧為陳說萬以勝人為名是以與衆不適也疏

二儀雷霆之故不知休止猶嫌簡約以反人為實而欲

故加奇怪以聘其能者也為心意在聲名故不能和適於世者也

言道理異常深奧也

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

也德

蚤一蚤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由從也庸用也從疏二儀生成之道觀

惠施化物之能無異乎蚤蚤飛空鼓翅喧擾徒夫充一自勞倦曾何足云蓋物之言便成無用者也

尚可曰愈貴道幾矣幾近也夫惠施之弁詮理不弘於萬物之中尚可充一數而已

而欲銳情貴道飾意真慤而論之良未可也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

而不厭卒以善弁為名卒終也不能用此玄道以自安寧而乃散亂精神高談萬

物竟無道存目擊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卒有弁者之名耳

而不反是窮響以言形與影竟走者也悲夫音吾未竟

論者爭丈尺楹連環之意而皆云莊生之言遂以莊生莊子嘗聞為弁者之流案此篇較評諸子至於此章則曰其道外

駁其言不中乃知道聽塗說之傷實也吾意亦謂無經國體致真所謂無用之談也然濠梁之子均之戲豫或倦於典言而能弁名折理以宜其氣以係其思流於後世使性不邪淫不猶賢於博奕者乎故存而不論以貽好夏疏疏駢放也痛惜惠施有才無道放蕩辭辯不得真者也原馳逐萬物之末不能反既於妙本夫得理莫若忘知反本無適息弁今惠子役心求道縱河浮以索真亦何異乎欲逐響以振色將避影而疾走者也洪半若此深可悲傷也

南華真經注疏解經卷第三十三

南華真經注疏解經卷第三十三

萬治四^辛曆仲脊吉日

中野小左衛門叔行

